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三

起同治甲子七月訖丙寅 月凡五十二首

覆左宮保

金陵復後弟以六月二十五日至江甯將士積勞過久人人思歸城內自僞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據僞忠王供湖州廣德之賊均可不擊自退江西僞侍王一股渠與訂有成約三四五六等月皆在江西擄糧以飽侍王之黨一至八月卽回皖南擄甯國各屬之糧內外力戰運濟金陵今金陵旣破侍逆等如何定計忠亦不能知但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人致粵賊心愈固結軍事仍無了日等語俟各供取定卽當正法做陳玉成

石達開之例傳首各省江西兵逾七萬以剿現有之賊尙不甚難再加湖州廣德二股則賊勢浩大剿辦尙無把握厚菴就弟索取希菴舊部除成大吉久回鄂省外如蕭蔣金毛等部弟概舉以畀之無所惜金觀察之能否大有爲不敢知此外則皆難當大敵成軍於鄂省爲巨擘近日屢爲擒匪圍困岌岌難以自存此外更無一旅可恃弟精力日頹說話逾二十句輒蹙澀而氣不能續此閒善後事宜百緒繁興殊非孱軀所能勝任如何如何

覆李宮保

金陵克復國藩以六月二十五日東來省視諸將憔悴可憐之

色幾於不可辨識蓋自六月初一日以至十六晝夜苦攻曾無片刻少休而四方各營并出行隊至鍾山一隅別無帳棚可支日曬夜露全無遮蔽自舍沅弟暨各將領皆出入地洞之中故形色迴變舍弟熱毒久不愈其克城首功之李臣典竟以積勞一病不起蓋與程學啟同一可敬可憫此城雖以力爭得之而將士勞苦過甚乃亦若生摺之果不適於口城中僞宮賊館以及民居概付一炷百物蕩盡而羣尸山積善後事宜竟不知如何下手據僞忠王供稱侍逆之盤踞崇宜等處係渠與之約定三四五六等月則擄江西之糧以飽侍逆等股之賊今金陵既克侍逆等之去向不可知惟勸官軍不宜多殺兩廣人恐粵賊

勢孤而心愈固結則軍事仍無了日等語擬日內卽行正法倣  
陳石二逆之例傳首各省以快人心國藩與舍弟犒商一切仍  
回安慶至八九月再來湖北之賊尙在黃岡麻城一帶不久終  
當入皖擬請雄師北渡肅清淮南北各屬以保珂鄉亦卽以衛  
蘇疆一至淮北湘勇遠不如淮勇也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并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  
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  
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  
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

固當如蚊虻鶴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閒終不得冥處靜觀媚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自覩萬室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致黃南坡

金陵克復多蒙閣下竭力經營梓鄉諸君子垂情扶助每於艱難絕續之交得東征局餉彌縫補救俾免決裂感賴實深弟東來江甯浩劫餘灰目不忍覩賤兄弟猥膺懋賞而同事諸公

尚多向隅寸心深抱不安兒子紀鴻學術淺陋而舍弟欲令其  
回省鄉試特令寓居尊處務懇隨時指示第一不宜與州縣來  
往以息物議減省應酬謙謹自持均望事事啟迪不勝銘感

覆李宮保

捷報一疏 批諭由安慶遞回初十日乃奉 恩旨欣悉閣下  
榮膺顯爵而賤兄弟亦忝附驥尾舍弟前敵多年與閣下躬冒  
矢石屢嘗奇險鄙人則安居皖垣尤爲忝竊非分又念塔羅胡  
李諸公艱難百戰不得同邀懋賞愧歎之餘翻增悲感李秀成  
於初六日定供初七日出奏初八日接富將軍咨到 寄諭始  
奉檻車解京之 旨洪仁達病重不食已於初四日處決矣日

內當具疏復奏備陳所以尊處既以郭劉四鎮直擣中堅而又以張樹聲等并力東路劉銘傳等并力西路敵處應辦之廣德州亦蒙大力相助再接再厲片刻不自休息既欽閣下之忠盡闕遠而又私幸下走創立淮勇新軍正所以濟湘勇之窮而爲鄙人彌縫無限之缺憾也舍弟所部除由鄂來者分別撥還外擬畱萬人守金陵以萬五千人作兩支游擊之師其應撤者尙近二萬鎮江防兵請尊處卽行撥往馮部自應全撤卽富部亦宜次第裁撤均如鈞裁

覆郭憲城

金陵行次接奉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賤賀以閣下關注之



殷補助之厚其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  
或百戰功高而蚤種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力  
相扶而聞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逢際會同膺上賞感涕之  
餘彌增慚慄鄙人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苦熱相困營中又無  
辦公之地酬應紛繁二十日登舟西上回安慶料理月餘再至  
江甯籌辦善後事宜舍弟一軍定擬裁撤一半餉項奇絀乃爲  
近年所未有東征局裁撤之議尙須俟之冬閒八九兩月務求  
多解一二萬至禱至禱康逆在許灣七十壘之外包以長圍固  
以深濠不意爲鮑公所破無一得脫此處得手三縣相繼克復  
聽逆率六萬人投誠江西當可指日肅清吾鄉東顧無憂酌荻

之去畱一聽尊裁可也

覆彭宮保

接惠書猥以賤兄弟謬膺懋賞遠勞獎飾愧悚曷任此軍之  
興同袍諸君千磨百折零落將盡惟吾輩數人僅存而酬庸曠  
典乃獨寒門先邀異數實乖鄙人之初志彌傷已逝之忠魂往  
昔患難相從爲日最久者惟閣下與次青情誼最摯今不才幸  
了初願膺此殊榮所負者惟愧對次青而於閣下亦欽欽懷歎  
不能自己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登舟西上月杪當抵安慶務  
望閣下迅速來皖一傾難言之隱閣下志抗浮雲敝蹤軒冕十  
年前已深知雅尚待大局初定長江水師位置就緒卽聽閣下

長揖還山并將范少伯之高風代爲詳奏斷不強爲羈留致負  
宿約國藩經手各件首尾繁多稍俟料簡有方亦卽引疾閒居  
決不饜情富貴溺而不返致負憂勞殉節諸友也

致李筱泉

各路軍營免辦報銷近日 皇恩浩蕩此 旨尤爲出人意表  
敵處頭批報銷雖已入奏尙未了結二第三批及十年以後各案  
全未辦動聞此 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將愈感激涕零因  
閣下經手多年特將部文行知以慰廑念此外難了之事則募  
勇太多遣散極不易欠餉已逾五百餘萬一日不遣愈欠愈  
多思之可懼少泉淮勇欠餉尙少惟戰爭之興未闌而應防之

患尙多勢難遽遣粵東釐金敝處奏請停止不特以踐夙諾亦因本省兵事方殷非此不足以支持乃 聖恩優渥仍令收解敝處彌增慙愧將來或本省與兩江各分其半候與寄帥商定再行復奏

致李宮保

自七月二十八日回皖俗務紛集稍疏音敬頃以九月朔日買舟東下回駐金陵上游軍事湖州廣德之賊由徽境入江者據報實止數千而由歙縣開遂之交逸出者聞尙有二三萬春霆克菴等軍俱迎剿於撫建廣信等屬此外兜剿跟追之軍尙多此股當不足慮南 康等股其志在湘而不在粵然粵太空

虛自南康往者已抵仁化彼中兵餉兩絀深爲可虞敵處停止  
粵釐請還本省一疏未蒙 俞允業經飛函分致筠仙與令兄  
小泉請本省與敵處各支其半又檄周厚齋軍門由贛援粵如  
果大股深入半釐尙不足濟粵之窮周軍亦不足解其難也鄙  
人與粵中三公皆有休戚相關之誼又曾用粵餉二年當別謀  
所以拯之道遠力不能遽及歉悚無已皖北英霍之賊已派萬  
人赴英八千人赴霍應足遏其東趨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  
銷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蚤  
持此議幸閣下爲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  
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頃舍弟沅

甫部下已裁撤萬人國藩擬於今冬明春共撤四五萬人但苦  
欠餉無着前札劉丁潘錢諸君籌捐八十萬金又欲與閣下商  
撥蘇滬釐金三成釐餉可分若干伏候裁示捐務則志在必成  
尙懇鼎力扶助敝處若果裁撤四萬人則除鮑周兩軍仍食江  
西半釐外以後當粗足自了十一月舉行鄉試頃已備咨請閣  
下監臨卽日出奏再行咨達上下江應否分閩集兩省之賢紳  
會議定奪減漕大政國藩力主常鎮十分減一不與蘇松太牽  
算亦不另奏請減地丁六月間奉咨後未接尊處復咨亦未再  
接松巖函牘統俟鄉試前相見會議以期折衷至當

致馮景亭

辛酉歲接奉惠書猥以詩人所稱方召盛軌遠辱勸勉祓飾逾  
量非所敢承又蒙示以校邠廬大論四十首屬爲序跋純誦再  
四便如聆葉水心馬貴與一輩人議論足以通難解之結釋古  
今之紛至其拊心外患究極世變則又敷天義士所切齒而不  
得一當者一旦昭若發蒙游刃有地豈勝快慰願如國藩之陋  
奚足弁言簡端是以操筆輒止不克報命亦遂不復以一箋相  
酬答蓋始則過於矜慎繼則益之內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自  
大著珍藏敝齋傳鈔日廣京師暨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天  
下之大豈無賢哲窺見閣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緒尊論必  
爲世所取法蓋無疑義國藩於六月杪馳至金陵粗舉善後事

宜因周覽貢院內外樂其易於修葺遂定本年十一月舉行鄉試一以慰羣士進取之志一以招轉徙無歸之氓其上下江分闈之議俟闈場既畢兩省賢紳會商定奪屆時務懇台從枉過金陵藉展良覲而斯事亦得折衷至當減漕一節洎無定論鄙意常鎮十分減一不在原奏之內必須遵照 諭旨部文不宜與蘇松太牽算亦不宜另請再減地丁此自直截簡便易知易從至於蘇松太三屬或普律三分減一或按科則之輕重定減賦之多寡弟不敢拘執已見俟台旌至金陵之日盥聆至論以祛疑滯

覆李宮保



舉行鄉試一疏昨日已接奉 批旨雖允許簡放主考而 聖  
意甚不放心又慮及台旃不能前來入闈監臨詢及朱學使萬  
方伯能否代辦鄙意安徽學政向無代辦之案宜學使又無入  
境之耗麓軒辦本任提調事件已覺日不暇給安能更兼監臨  
之任務求閣下撥冗前來主持一切國藩七月初創此議時不  
過借此風聲招集流亡初不敢必其有成一回安慶則羣士歡  
欣鼓舞甯徽潁州三府紛紛求學使考試以便新生入闈迨定  
議甯國生童調省考試而徽太潁鳳又若東考西怨呈訴不休  
國藩觀此氣象勢難中輟是以聞貢院工程將竣卽一面咨請  
閣下監臨一面札江西印辦試卷今因 聖意十分慎重鄙人

亦懷疑慮特恐畫虎不成貽笑遠近敬求閣下速來相助盼切  
盼切九舍弟回籍一疏仰蒙 俞允并荷 溫綸慰問珍藥下  
頒感激曷已現定於十月還湘裁勇過二萬無論何處銀錢概  
儘遣營先行給放欠餉不敷甚鉅若今冬能勉強敷衍則敝處  
人數漸減餉源如常明年或可漸入佳境惟目下騰挪欠款或  
用長沙期票或用此開期票屆時難踐成諾來示許於蘇捐內  
分二三十萬串見惠尙嫌其褊俟相見更當請益鄂中兵事日  
壞珂鄉難望安枕貴部畱以龔定兩淮切勿輕議裁汰湘勇則  
銳氣消滅倦飛思還稍有餘資續卽裁撤此鄙人確有所見幸  
垂采納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初  
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闕墨聲光竝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  
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  
仍回本任惟因僧邸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  
邸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邸部左右氣燄逼人本有望而卻步  
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邸帥  
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  
行擬卽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剿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  
擬由淮潁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捻氛頃有復奏一疏鈔呈

尊覽尊處意維怫鬱此閒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  
有天機湊泊其閒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  
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變化咀嚼有鬼  
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閒  
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願死生自命甯當更  
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  
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願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  
雖稍綽綽然旣蒙誦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  
草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之奏措辭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否  
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致劉霞仙中丞

同治乙丑

癸甲二年均於正月奉致一緘未得復書第聞屢乞病假不知玉體果否康豫公私是否順適至爲廬念金陵克復賤兄弟忝竊異數至優極渥江浙旋卽一律肅清洋人氣燄亦稍斂戢似皆可用慶慰之象然餘匪竄閩之後凶燄復熾張廉訪運蘭林總戎文察皆已殉難劉克菴近亦大挫閩中貧民從亂如歸死灰再然勢將能爲江西兩湖之患鄂皖髮捻投誠雖多而回竄豫中者亦復不少羣言雜進任事者多不自安賤兄弟亦憂讒畏譏筠仙尤增茲多口環顧後起之英真能返樸還醇捍禦外侮講求吏治者似亦不可多得日夕惴惴念此陰陽交爭之會

未識消長之機竟復何如賤軀弱適而精力遠不如昔去歲盛暑困人自五月至八月竟日汗下如洗兩目昏花不復能辨細字齒身雖僅脫其一而動搖幾徧說話至二十句後舌便蹇澀氣亦不屬自度萬難任此艱巨而舍弟甫經謝去不能不稍與衷衷但求闔寇不犯江浙豫匪不窺鄂皖波恬浪靜從容蟬蛻養拙息機則幸甚也舍弟之病殊非旦夕可愈聞世兄之長子已殤而次者誕生伊邇昔年於兒孫不甚厝意近則老態日增頗以抱孫爲望閣下想有同情也

### 覆李宮保

劉銘傳等二軍旣免中州之行自須令其仍回大江以南若入

閩歸左帥調度做處諸將俱不甚願不知銘盛等軍豪無意見樂爲之用否目下江浙一律肅清淮勇精銳未泯別無用武之地似不能不遣之入閩竟東南之全功絕皖吳之後禍左帥近有信與尊處商定否此事應由卓奪覆奏做處卽不疏告矣減賦之事與松岩再三商推常鎮普減十分之一另案辦理蘇松太倉按科則核減減漕之外再疏請減錢糧三者皆已議定尙有未甚定者蘇松太雖按科則而輕則亦普減十分之一鄙意欲將此層奏明懇請明降諭旨俾輕則者不至再生缺望松岩之意以爲輕則者得減十分之一已屬格外優厚儘可不必奏明五郡請減錢糧松岩之意請普減十分之二五鄙意嫌其

太多欲以十分之二爲止斯二者尙未議定敬懇閣下折衷裁酌於已定三端未定二端一併核奪擬一疏稿寄示將來仍由尊處拜發以符原案揚州須淮軍四營駐防必不可少請速籌之蘇松之捐乃能增益十萬串感賴何極敝處今年裁二萬五千人計須百七十萬金也

### 覆李宮保

內子生日猥蒙公惠私貺情文稠疊當此兵革未休之際本非臣僚稱慶之時况居中饋之爰未臻下壽之歲遠蒙存注感悚奚涯令兄榮撫吾湘固屬楚南之福而離長少十有三年弭節重莅舊治亦令兄之一樂也雪琴具疏堅辭漕督一席如不獲



命尙擬再辭三辭計仲宣赴粵必須展轉遲迴當在四月下旬  
矣吳道四營駐揚揚民當可小休而雨亭因此大獲咎戾揚防  
騰出之餉每月約釐金三萬鹽課二萬去歲奏明二萬解院三  
萬協甘議定於五月起解厚菴如未抵甘自應先解都營而詹  
鎮援豫之師每月分去七千關隴三萬之數亦不能月月如額  
此聞兵勢實成強弩之末急思多撤以節餉需而正月所裁金  
陵八營至今未清欠餉不能成行蘇松捐款承分惠四十萬串  
尙求趕催速解以便續撤金陵城垣太大匪類叢集城外如雨  
花台江東橋等石壘皆不可不紮營擬請劉仲良學士移駐於  
此借其心精力果以藥湘勇之暮氣而鄙人亦常以老生腐談

與仲良相切確儲爲封疆砥柱之材不知尊意以爲何如

致李宮保

接奉四月二十七日 寄諭飭出省督師昨又奉二十九日

寄諭則僧邸業已殉節飭卽馳赴山東閣下署理江督松岩護

均蘇撫想尊處亦經奉到 諭旨令不待駕到金陵先將篆交

旄軒星速啟行此城過大伏莽頗多搶案層見迭出必待台旆

到此乃敢放心啟行護衛之兵亦請閣下酌帶三四千人乃足

以資鎮撫湘勇早已定議全數遣散因遣資未備又挑秦淮淤

土出城土工最巨尙未裁遣今聞此信畏縮不願北征者十人

而九勉強派去終屬強弩之末難期得力貴部淮勇銘盛樹各

軍平日頗有一家之誼不識離蘇赴齊尙能心性相孚否擬約  
季泉幼泉同往相助祈閣下於竹報中一爲勸駕季泉請開甘  
涼一缺遲遲未敢入告此次乘便一奏或可仰邀 俞允減漕  
一疏本擬悉心核改以助松岩成此盛舉今心緒繁冗不暇構  
思卽用松岩原稿請兩君迅速出奏不宜更列敝衙鹽務及江  
北捐釐係敝處餉項所出請閣下精心經理全以撥交敝軍卽  
可分潤銘盛等營敝眷暫住署內數月後乃能騰出台從暫住  
下江考棚已飭趕緊修理次青之事尊處接有部文否頃摺弁  
自京歸聞部議得及寬政免其北戍矣年來此事最爲疚心近  
聞軍潰叛之事其疾憾尤難言喻恭邸雖復舊位而挾制離間

等語尙未湔滌霆營及邸軍非常之變適承其後豈天人合應  
亂機亦有相召者耶賤體畏熱異常實不堪此艱巨如何如何

致李宮保

自奉山東之命因湘勇在金陵者人人思歸不願北征久未  
復奏本日始具疏復陳鈔稿呈覽甫經出奏又接奉初四夜

諭旨令國藩繞赴山東節制直東河南三省敝奏迂緩異常而  
北路望援急如星火賤軀頹憊已極而復假以絕重之事權其  
不至絕贖顛蹶者幾希貴部銘盛樹三軍自須資爲干城腹心  
然樹營須畱於江境淮徐韓莊等處能出境者恐止劉周二軍  
以將來剿捻之全局言之自須開幕府於徐州專力於十二府

州以目下危急之情形言之則須繞至泰安濟南順河南岸而擊之驅賊回竄西路庶宵旰之憂庶少釋而直東之人心稍定然繞前而逼賊使西必親自騎馬督隊鄙人實不任此若使省三獨當一路由滕鄒兗州繞至汶上然後迴擊鄆曹之賊果能勝此任否鄙意琴軒由海道赴津似須賊已渡河乃下此著頃讀初四夜寄諭則無論賊果北渡與否此著似不可少貴部雖多且勁然劉潘周張皆已北征郭楊又將自閩而楚則左右人數太少萬一賊由江西竄皖北軍實不能不迴顧耳國藩帶金陵數營隨行其中良者多已先歸此皆替代暫署鱗爪僅存頃檄調劉松山由甯國來金陵易開俊亦有稟來告請隨征

二將差強人意其部勇願北征與否尙未可知湘軍銳氣久渫  
眞強弩之末與承示代練千人佐我征調感甚感甚徐州四戰  
之地古多豪將健勇與尊處風氣相近若能化其梟悍之習道  
以忠樸之風則淮勇之波瀾彌闊枝葉彌茂矣閣下獨無意乎

致郭筠仙中丞

閩賊自漳州竄出計將全數入粵雖將來終爲江楚之患而目  
下徧布棠疆勞瘁可知自金陵克復人以爲漸入佳境而不知  
乃日處愁城湘軍銳氣已渫功成意滿良者次第散去畱者驕  
汰不檢雜以游勇奸民與居人積不相得遂致臺諫糾彈而各  
軍分布皖江南北亦皆強弩之末暮氣乘之旣慮一旦有警無

以應敵又恐準繩全弛不戢自焚未幾而果有霆營金口之變未幾而又有霆營上杭之譁臣藩方派劉南雲等萬餘人進駐瑞臨防禦金口叛勇保固江湘兩省又出示招撫解散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僧耶追賊鄆城中伏陣亡直隸山東大震諭旨命國藩赴山東督剿湘軍既無可恃准勇雖屬勁旅而上下素不相習未知能指麾如意否畿輔望援急如星火而湘淮皆無馬隊黃河尙無戰船何能遽言戰事鄙人精力日頽夏暑竟日困臥不能治事豈堪再膺艱鉅自當抗疏辭謝但以閒散畱營效力以明盡瘁之義耳

致李宮保

日內未得惠書至爲系念劉松山二十日至清江國藩卽於二十日啟行二十五日渡洪澤湖東北風順二十九日已至臨淮洪澤之大略與洞庭相等而水淺動輒礙柁泥深不能下篙一片荒涼無栖泊之處若非連朝順風恐終月尙不能達此行一帆迅利氣似早秋良以爲快而盛夏陰寒氣象愁闇亦殊以爲慮也雉河集團困如故劉軍尙無到徐消息幼荃來此宜由蔣壩至盱眙也

覆彭宮保

頃奉惠書知閣下積年辛苦迥異他人而舳板小艇之中歷受風霜烈日雖金石亦將剝敝而况血肉之軀乎故近年力勸改



住屋宇無再以船爲家蓋深慮病之一發而難支也此次病雖在標然非稟賦素厚何能禁此風波務祈卽在皖城覓一精潔之室安居調養萬不可再周旋於孤舟風濤之中至囑至囑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國藩在洪澤湖中細閱一徧知閣下用心良苦惟船與官皆太多必干部駁且眼中諸將均難勝此重任日內酷暑逼人尙未悉心核改俟月杪核定送閱七月出奏弁勇請卹及金寶圩兩案則准於六月出奏國藩身體尙適惟畏熱甚於昔年不耐煩勞雉河解圍差堪一慰

覆陳舫仙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眾望所歸者

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眾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已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凝汙豈待辨哉晉省情形聞動用款項雖數百千金亦須具奏咨部猶是承平時之軌轍黃河自潼關以東至垣曲皆北岸晉而南岸豫再東則南北兩岸皆屬豫境造船防河似須處處與

河南商辦不知果能聯絡一氣否造船之木料尙易購求否礮位須敵處協解否至爲系念便中尙望詳示

覆郭筠仙中丞

自雉河解圍後捻匪分爲兩枝西枝蹂躪於宛鄧等處逼近隨棗未遽入楚東枝游弋於沈項周家口頃更回竄皖之潁州鄆人初議四路各駐重兵外籌大枝游擊之師往來追逐今徐州濟甯臨淮周家口四處防兵業已辦定惟游擊之師尙無頭緒蓋邸部馬隊汰留不足二千人新調之察哈爾兵及添募馬勇技生馬步全未見仗斷難驅之向敵與捻匪精騎相拒而延旨迫促數令移營河南許州等處外開物議督責尤峻觀河南

軍政吏治之敝揜禍殆無已時身膺艱鉅焦灼曷極霞仙辨誣  
一疏有識嘆仰頃閱邸鈔吏部議以降調瑞羅兩星使在秦計  
尙他有吹求亦足見世途嶮巇任事匪易矣九舍弟蒙 恩簡  
授晉撫以怔忡之症未愈五月又大病一次在籍恭疏辭謝陳  
請開缺不知得仰邀 愈允否席婁兩軍定以本目由江入粵  
會剿粵事當有轉機石角藤枝何處不有公昔在京於諸老多  
所許可與僕異趣近年莅外於諸公多所齟齬又似與僕昔日  
同符不知後世復有爲吾輩辨蚤晚異同否

覆李宮保

接奉 寄諭飭移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屢違 詔旨并失民

望遠去則局勢全散有損軍事反復籌思焦灼無似松勳兩軍鄙意欲畱防徽休之變朝命亦令移以剿捻俟金唐案結似可量調廬壽之間以爲入豫之漸游擊之師茫無端緒頃囑幼泉一力擔承以五千步隊二千馬隊爲率步隊須由閣下挑撥勁營妙選將材代爲經畫馬隊則無上駟又乏良將卽操演臨陣初試時亦無佳營爲之榜樣殊無把握金唐餉項旣截至閏月初二日止騰出此項口糧擬卽全供幼泉游擊一軍之用琴軒定於節後來徐近日淮軍均有令名良以爲慰然當隨事訓戒不可寬弛丹初物議猶煩少村莅任未久臺中亦有彈章甚哉封疆可爲而不可爲也

覆陳舫仙

調南方水師赴晉之說苟可爲力鄙人必不憚煩無如再三籌畫實辦不到目下節過霜降不特水涸膠淺且運河自清江北至張秋及黃河數千里冬閒例皆冰凍若待明年夏閒再令南船北駛自不如在晉造船之便且速舍沅弟辭撫晉之命據沅弟信言病不能睡不能食頭暈目眩小便極多等語如果調理得宜冬杪或可勉強出山鄙人亦苦頭昏舌蹇老態日篤因新事則辦理毫無頭緒舊事則皖南各軍尙未遣撤金唐應辦之首犯雖已正法七人而營官等應解徐州者尙未解到不知果有它變否舍弟未出僕不得不強爲支撐來示認真治事者

例不能取說於人面面皆圓但雖與人齟齬而此心出之以公  
言辭又不過激或於不圓之中結怨較少耳

### 覆李宮保

接復書具悉以松軍赴徐而鼎軍駐紮宿遷妥善之至仍不啻  
兩軍同紮一處呼吸相通連日探報東賊將由城武單縣南竄  
魚臺豐沛適當其衝松勛二軍早到或可迎頭截擊乞一催之  
國藩前不西駐豫境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乃自任柱牛顛  
等東竄後賊之驍悍者全萃齊境而非之者如故奉初六日  
寄諭欲令閣下督兵赴豫而吳帥李丁遞膺三席飭令商復  
奏部意黜陟封疆將帥本非闕外之臣所宜干預昔年密詢一

人尙不敢率爾置對若三臣會商覆奏尤覺非宜而李丁二君  
資望尙淺亦不宜遷擢太驟遽躋開府准勇大支勁旅業經盡  
數北調江南僅畱劉王二軍萬不可少大旆若赴河洛帶去淮  
軍數支則東路仍不敷剿辦擬卽以此數者覆奏摺尾聲明疆  
臣不應上干進退大權故不商李吳會奏是否有當祈裁酌飭  
金唐解犯赴徐嚴檄旣出此時不便放鬆萬一叛變尙須調淮  
軍南渡剿之閏月初二以後決不准發餉絲毫旣已發難未可  
中輟小宋求卸任赴鄂竹莊不宜遽署藩篆渠在江西湖南物  
議頗多過顯則恐惹彈劾或於三道中派一人署藩閣下與崔  
翁酌商亦愛人以德之道也



覆李宮保

兩次惠書俱商寄諭中入洛之事鄙人已決計不商而專奏  
十九日覆陳一疏奉旨畱中此事不應別無後命豈拙疏果  
立言失體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耶此聞軍事幼泉與  
張詩日等出隊獲一小勝該逆竄入蕭縣又折回豐縣潘琴軒  
接仗大獲全勝有此一捷或不敢再窺曹濟清江只要朱唐金  
三軍及江西劉朱等軍次第遣撤騰出各餉全養淮軍以與此  
捻周旋似不至全無把握一有更動則全局皆非矣太夫人病  
十愈七八實爲欣慰日內想已復元凡涉疫症補劑不宜太蚤  
祈慎之汪梅村爲金陵讀書種子梅氏亦累葉清通均希格外

關垂莫善徵保案已爲部駁應請閣下專案奏補一缺或變尋常補缺奏稿舊樣竟作保舉人材之式陳虎臣似亦可補一缺於官場之風俗民生之困苦總有裨益二君從僕日久其行義又可嘉也回任金陵之說思之已熟目下每日公牘較之兩江任內減去三分之二然猶嫌其繁冗老年心氣凋疎精力日頹但求少承一事少接一人卽若俯仰少安若以兩江重大事件而假手幕書草率了之又非鄙人平日之常度故以不復任爲善始善終閣下以謂何如

致吳南屏

弟於五月二十五日由金陵北行由清江洪澤湖至臨淮小住

兩月有奇八月初始來徐州今又兩月矣自弟北征後擒匪已由山東回竄蒙亳圍攻雒河老巢力戰得解旋竄河南分爲東西兩股西股蹂躪南陽東股回竄山東之曹濟甫經調兵齊集濟甯賊又奔竄江蘇之豐沛我師夾擊二次賊又紛竄山東之魚台等處飄忽無常伺隙則逞稍一失勢則電掣颺去終不得痛擊而大創之故擒匪之人多志大遠不如粵匪而其狡黠多馬則反過之中原之民窮財盡難於行軍則又倍於江南也弟精力日頹厭苦兵事雖卸江督篆務公事減去三分之一猶若嫌其繁冗勞人暮齒意緒凋疏殆古今人之恆態也幕僚多好學之士足慰老懷而鮮所造述無新箸詩文相與證發弟亦懼

於文事今歲得一二首都無精思過是以往抑又可知閣下邇年又增鴻文幾何前後巨製名篇是否寫定成帙無惜示及一豁鄙襟

致郭筠仙中丞

自任柱等擒回竄山東圖渡運河以北窺伺登萊青完富之區濟甯潘軍力與相持賊又改竄江蘇豐沛將由韓莊等處渡運又爲水陸諸軍所扼迄不得逞正旁皇無計之際李幼泉於徐州城北獲一小勝潘琴軒於豐縣兩獲大勝賊遂回竄河南周盛波率歸德所駐淮軍於甯陵獲一大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前此雉河解圍全股西竄中外皆謂

鄙人不應再駐徐州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國藩以皖豫艱於覓食賊斷不戀於西而忘齊蘇濱海膏腴之區其志終欲東耳此次東竄雖受創以去然尙不能忘情於齊數月之後仍當電掣東趨垂涎於青萊各屬特鄙人久爲豫中所責望此後恐不復能抗疏堅持初議頑駐徐州時乎會當有變時也聞粵汪逆亮無久存之理督撫同城之害果遂一發揮否卽更聞所欲言亦未必能拂衣高蹈與霞公及舍沅弟耦耕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舍沅弟賞假六月比亦頗有再起之志時事尙未可知若其風塵不靖林下豈得安枕如果大段肅清則扶杖課農者不在東阡而在北陌矣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  
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  
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  
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  
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  
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  
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  
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闔無人闔焉者上門闔實字也

下門闔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被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顛衣讀如齋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棼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

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窅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拄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厖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牝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



采菽之福祿臝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  
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畱之義爲喻也  
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厚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  
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  
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  
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  
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  
伯申箸經傳釋詞於眾所易曉者皆喜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  
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  
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

濫書之淫舍精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  
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  
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  
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  
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  
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  
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  
訓爲錄旅葵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  
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  
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

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  
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  
壯孔阜爾毅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  
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  
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  
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墳首司烜之共墳  
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  
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詁也亦可閣下  
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  
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

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并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

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勸

致李筱泉中丞

湘勇除劉松山一軍外餘實強弩之末鄙意決欲全行遣散善始善終淮勇尙無暮氣近亦諄諄勸諭力戒騷擾以保令名劉潘周等所在士悅民懷足慰遠念樹松勛等軍不久皆當專征一路能否宜民宜人尙未可知幼泉深穩英峙自是令器至勳名果否速成則仍視乎運氣也唐金此次辦理尙屬認真朱雲崖一至長沙務懇飭局將欠餉速爲結清劉朱三軍亦懇次第

裁撤至以爲荷

致黃南坡

弟自奉 命北征不知捻匪伎倆究竟何如未敢輕視先於徐州臨淮周家口濟甯設立重兵而持重不遠與之角逐頗爲時議所非十月閒諸將與之接戰數次略諳該逆長短所在似淮勇已足制之敝處兩支游擊之師年內卽可辦成新歲當進駐豫境與該逆縱橫追逐未知果否有裨東征局初立之際實不料集此巨款助此大功今幸各局撤竣善始善終感荷大惠曷有旣極局詳請獎各員未經批准弟非吝於一保實志在請加湖南中額廣東前請加中額亦未保卡員也湖南現已加滿十

名否四川駱制軍有請於十名之外再加蜀省中額之奏不知部議準否求閣下商之意城暨同鄉諸君子詳查近年事例代擬一奏稿一面送筱泉中丞一面寄至敝處俟剿捻大有起色時再行出奏尊裁以爲何如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

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  
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  
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  
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  
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  
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  
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  
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  
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陷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  
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折以謂老者會意字也



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筋部稽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𧀮部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子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𧀮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𧀮而來推之𧀮𧀮𧀮等部莫不皆然

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會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歡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醜醜醜醜醇醜等字增曰從酒省盃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离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

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  
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致吳竹如侍郎

本年三月之事外間紛紛非議倭相并及閣下比擬作書詢問  
而大波旋卽平復弟自交卸督鹽二篆公事省去三分之二本  
可勉力支撐無如老態日增說話十餘句舌卽蹇滯作字數十  
目卽昏澀須停筆少閑乃可續之久膺艱鉅終必債事閣下精  
神矍鑠聞與十年以前氣象略同自是靜中具有工夫惟近復  
調刑部較之司農尤爲繁劇究之目光不以多閱文牘爲苦否  
蘭泉久無來信有傳其業已作古者京中有確耗否都門後進

中有講求學識卓然自立者可否示及一二

致李筱泉中丞

近接官相函咨成武臣一軍正在開餉晉省而擒匪適於是時  
深入腹地一支至黃岡一支至黃陂又接各處稟成軍句擒入  
鄂并有與礮船句通之說而南陽一股亦已擾及樊城是鄂中  
情形喫緊幾與十一年春間風波相等恐 廷旨飭敵處撥兵  
援鄂則省三與幼泉必有一軍西入楚疆而移駐周家口之議  
局勢恐當小變目下湘勇僅劉壽卿一支尙屬可用此外全係  
淮勇鄙人兢兢業業但求淮軍講求紀律愛惜聲名將來不滋  
事變大不蹈靈成之覆轍小不似徽休之譁鬧是賢昆仲桑梓

之光亦卽鄙人之福也

致劉霞仙中丞

同治丙寅

歲序如流又值正月初三之期伏想動履康愉政聲益懋去歲  
驚波迭起洞心駭耳卒能從容出險不隕厥問良以爲慰文輔  
卿出京過此具言君子之厄於陳蔡由朱石樵慫恿而成怨毒  
於人一至於此國藩自上年五月奉剿捻之命卽奏定於臨  
淮徐州濟甯周家口四處駐防重兵以靜制動另籌兩支游擊  
之師與賊追逐建議之時人亦鮮所非議秋冬之間四鎮甫有  
端緒兩游尙未成軍而羣賊蹂躪河南未克馳援由是中外交  
譏疑謗叢集曰下游兵粗就意欲悉數赴豫謂可與此賊縱橫

角逐或一闕執悠悠之口乃全軍尙未西邁而擒取已竄漢黃  
距此開又二千里矣不得已檄劉軍門銘傳跟蹤援鄂政恐我  
方南行而賊又北旋破寇之方漫無把握昔年所部十餘萬人  
多係湘軍近日裁撤殆盡存者不及二萬現在黃州叛變之成  
大吉一軍卽係希菴最親之部而敵處徽林二軍去夏亦幾釀  
巨禍世變日新而人情益幻下走精力久頽齒落其二而餘悉  
動搖目視昏花閱文牘至三四紙卽須少閉以節其力說話至  
二十句許舌卽蹇澀不靈久膺艱鉅斷無不償事之理眷屬尙  
在江甯今春擬遣之回湘雲仙在粵亦無好懷強寇久踞嘉應  
兵將無一可恃又與瑞左二公大有乖忤鬱鬱思去又有不能

脫然之勢閣下雖處艱窘之境聞與厚菴水乳交融此外尙有  
拂意之事否僚屬中果有相視莫逆利可斷金者否便中惠告

一一

覆李宮保

銘軍援鄂鄙人初亦有意得省三自請南旋之稟而始決乃適  
與尊策符合殊以爲慰又得開營駐防二郎河外援內守悉當  
人意仲良之事日內擬卽入告國藩旣率幼泉等軍入豫難保  
該逆不窺伺東路勦軍在宿遷與徐州劉軍爲犄角之勢足固  
淮海門戶江南苟無大警似不宜將勦軍遠調湖團之事若全  
不示之以威斷不足服銅沛之心而團民亦視通賊爲尋常事

件列於小德出人之科故將勾賊容賊之王刁兩團驅逐而令其餘各團得以永遠安業未知終能妥貼否俟該二團遷回本籍幼泉卽行拔營國藩亦於本月行矣春霆所用之何元普業已離營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財無制又立功已多驕矜自是敝處當常寓書戒之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業經奉 旨交各衙門核議尊意重在口糧宜厚作梅重在陸營宜裁均經敘入正摺之內其提督應歸總督節制則添入事宜條內惟上下江設兩提督則與初案全翻難著筆也

致陳作梅

近來各處言辦捻者動以數省會剿爲辭而不知三江兩湖及



東豫等省今惟淮勇數軍可戰可守此外并無一枝可以與賊交鋒何會之有湘勇久成强弩之末幸鄙人見幾尙蚤三年以前卽致書少泉宮保言湘勇須陸續全撤淮勇須畱以禦寇兩年聞湘勇遣撤將畢幸全體面差强人意否則變端尙多豈僅徽防之鬧成部之叛哉惟淮軍統帥之才尙嫌其少恐難收拾全局閣下藻鑑素精亦曾與少泉謀及別有足當一面者否尙求詳悉見示

覆郭意城

去臘接奉惠書藉審禔躬康勝泊然物外豈勝企仰國藩自奉命北征初籌四鎮之兵繼謀游擊之師諸未就緒倏逾數月

捻黨悉眾西趨於是中外紛紛謗議責敵部不能與賊縱橫追  
逐迨冬臘月閒游兵粗已成軍正擬并力西向專辦豫事而任  
賴牛李等酋全趨鄂省黃麻一帶張總憲亦由南陽竄入襄樊  
又有成部叛勇之變楚事日棘不得已檄劉省三一軍由周家  
口援鄂不特前此所奏十二府州不能自守其說卽 諭旨所  
指之三省亦不能恪遵而自畫矣賊既注重湖北則淮西濟甯  
周家口四鎮均不能筋脈聯貫自須多籌游擊之師與之往來  
奔馳而初議所云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者亦終恐莫踐斯  
言紛紛如是何時定乎閣下自去歲謝事置身在材不材之閒  
邦政在聞不聞之際擺落塵緣蕭灑送日閒中佛國令人嘆羨

東征局巨款請加中額欲求大筆代作一摺曾寄書南坡翁爲  
我轉達恐踰十名之數或干駁詰曾經議有長策否

致喬鶴儕中丞

查圩一事弟每囑各員多拏正法以淨根株蓋本籍查拏殺一  
人勝於臨陣斬擒數百人查出者多真正積匪陣斬者多裏脅  
良民也各委員惑於陰騰之說惟恐枉殺一人本懷觀望若各  
州縣再從而掣肘則漏網者尤多矣故李牧之事弟不能不嚴  
行批斥又聞積惡捻目多在英方伯營中弟擬行文往拏求尊  
處先爲道達鄙意是荷

覆李幼泉

接惠書知鏖戰甚苦中間小挫而末後仍勝鼎軍亦小挫究竟我軍進戰追逐有未合法之處乎抑係賊實强悍遠過於粵匪乎請體察情形詳細見告我軍新練馬隊未經見仗萬不能如賊騎之精鄙人所以屢次告誡並通行札飭欲馬隊後出隊一時之久並須距賊在十里外蓋爲藏拙之計亦本古人之法及近人多禮堂法也此次甫經交手馬隊卽去猛追迨賊回撲被圍步隊始往救援鎗法已亂卽難得手矣總由不自量馬隊之不可恃不善藏拙輕用其鋒也以後望閣下與琴軒熟商專以步隊爲主鼎軍去秋在豐南全無馬隊亦以方城陣禦寇幸保無恙今兩軍雖有馬隊視之若無此物一般幸與琴軒熟籌之

覆李宮保

來示欲令潘琴軒一軍作游擊之師鄙人嘗有此意以書告之渠似不甚願至以幼泉作防濟之師目下風波危險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論君家昆仲開府中外環目相視必須有一人常在前敵擔驚受苦乃足以折服遠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亦宜使之發憤自強苦戰立功不必藉諸兄之門蔭以成名以公事而論目下淮湘諸軍剿捻頗似秀才考二三場時視之無關得失潦草塞責若非僕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真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進日長官兵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則天下更有何軍可制此賊大局豈復堪問吾一人視剿捻一事須如

李家留家之私事一般舍沅弟抵鄂任後已定議駐紮荊州境剿賊若六七月毫無起色國藩當奏請閣下北征剿捻蓋人不能上馬督戰閣下能匹馬當先不過倡率一二次而士氣振興百倍矣屆時或由閣下自行奏請季泉戰守之才度越時流如可出山獨當一面國藩當專疏陳請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捨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籌維至熟敢布一二

### 與李幼泉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已問之於人皆好謀

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眾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

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啟等必有獨得之祕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 覆李宮保

四月初與印渠丹初同閱黃河事竣由東平州至泰安府察看運河東岸形勢因便登岱一豁塵襟張牛股匪在徐曹之交已近一月幼泉與劉壽卿小捷解曹州之圍泗靈睢甯一帶係任賴李允一股頃檄開營渡淮進剿與大吞之意相合仲良與吳長慶皆鬱鬱急思一試未便遏其壯志且非令多歷行陣亦無從鍊出本領蔚爲時棟觀仲良琴軒幼泉之志氣劉周王楊之謀勇似捨匪終當平於淮勇之手而以賊匪之日集日多愈擊



愈悍窮民圩破從之如歸則流寇之禍殆不知其所終極來示  
謂兵以餉爲命脈軍火鎗械爲根本深慮後路之不可靠鄙人  
亦久知餉項關係之重若雨生不能居畱後一席餉源全無把  
握決不冒輕變目前之局用將之格少寬尙非鄙人所難但恐  
情意少闕賞罰不當亦無以愜諸將之心而作其氣尊處如有  
所聞望時時密以告我敝處尙待諸將以誠不冒片語欺人不  
重在保人官階而在成人美名似淮軍諸統將亦漸漸識我性  
情樂我教訓惟湘軍歲發全餉而淮軍不滿十關厚薄不均耿  
耿莫釋求閣下設法增加彌縫此失至感至懇省三兩策驅賊  
運河以東一議太失齊蘇之人心礙難照辦驅賊沙河以西一

議稍爲變通辦理有益無損省三求休息業已許之前函令駐紮徐州騰出劉揚爲游擊之師本日與琴軒商又擬令駐紮濟甯騰出鼎營爲游擊之師瓜棧改歸儀徵自是正辦但長江不能泊船鹽艘盡擠內河所關亦鉅諸希卓裁

### 覆郭筠仙中丞

四月三日得惠書其時已聞內召之信欲作一書奉慰而萬緒紛錯不知所言論雅懷之久鬱則與其在位而憂煎誠不如去位之解脫論公道之難明則是非殺亂歧路又歧幾不知荆凡之孰存臧穀之孰善要之世變方滋任重道遠早一日謝事卽少一日之咎責慎毋介介爲也國藩以二月十九日行抵濟甯

羣捻亦適以是時腐集山東曹州各屬竭劉潘等軍之力益以東省防河之兵始能遏賊不得東渡運河三月之季業已計窮四竄勢將西返豫皖乃任賴李允等股分竄徐淮泗州一帶而張牛等股仍游繹於曹單定陶境內各軍縱橫追逐該逆巧避不冝輕戰亦復凶悍異常淮軍小挫二次餘皆平平互有損傷自張落行誘降苗沛霖散敗後捻勢本已稍衰三四兩年偪耶屢挫賊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復制今則岸然勦敵精騎逾萬殊無破之之術中夜以思焦灼無極舍沅弟因思眷過厚復出任事鄂中積習太深督撫同城斷不能悉化猜嫌殊恐易於見過難於圖功厚菴在隴政出多門本屬萬分棘

手比聞省垣兵變盡殺督署幕友家丁且四面糧路俱梗卽無  
此變蘭州亦萬難久存渠之所處又倍艱於它省隴果糜爛霞  
老亦旰食矣台從以何時還湘頗有餘貲買山以庀歲暮否仍  
擬北上京輦一與委蛇否陳執叔屬續之前有一書見託其遺  
集現在何處刊刻已就緒否高碧湄前有數詩見寄以未知其  
行蹤闕未報答國藩自離兩江公事減去三分之二而精力日  
頹尙苦其繁近以捻氛日熾尤覺鬱鬱寡歡天末相思繼見何  
日諸希心鑒

覆李次青

捻匪實乃勍敵外間輕忽視之雖僧邱覆亡眾猶不悟目下中

外之患自以洋務爲最鉅其次則甘肅新疆之回其次則中原之捻而捻眾縱橫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剽悍亦遠勝於回雲貴賊勢視三處稍弱然亦未可輕視輕之則我軍日懈賊燄日長莊生所謂兩軍相對衰者勝矣尙望將之以慎爲要國藩精力日頹流寇方熾自問斷難了此一段在軍無事亦常流覽載籍不敢因僥倖成功侈然自足知注并聞

###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旣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

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  
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  
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  
已河南久望鄙人前往今既不能赴豫未便更回徐州只得且  
住濟甯度夏過徐各軍紀律何如望一一詳示

覆陳松生

慕徐子晉同居互相切磋甚好爾三人均係忠良之後父爲賢  
哲而不獲爲善之報天理當不如是若能發憤立品立學當不  
至於終窮三人身體俱弱尤須好爲調養紀澤身體亦弱吾教  
以專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

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爾現將功課登諸日記尤以起居有恆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明年正科爾三人皆須下場墨卷非揣摩不能熟請師選名墨中之氣盛詞圓者手鈔口誦試帖經文亦須常作免致場屋因此二者而有礙於中式三十以前不宜仕宦專講舉業可也尊公遺事自戊戌以至乙巳余知之頗悉多係瑣事難於載記待甥侍側時從容語及甥自謹記可也

致李筱泉中丞

淮頂各統領如省三琴軒幼泉仲良皆志趣遠大卓然思有所

建樹於時行軍講求紀律不冒稍涉騷擾近惟周海船名望稍損楊少銘頃始出爲游兵不知軍律何如閣下若與諸將通信務懇將愛民則造福擾民則造孽之道諄諄勸誠僕於各統將以保護其令名爲第一義銀錢等事不掣肘次之保獎功名又次之亦經再三申誠不啻師之教弟恐太煩則聽者生厭太疎則士卒易忘再請閣下便中代我勸誠又多一番警惕不獨目下於行軍有益卽將來淮勇遣撤時亦於珂鄉有益也

### 覆李宮保

國藩以初六日自宿遷開行初九日自清江揚莊換船入湖汭淮十五日酉刻惡風暴起頃刻翻破船八號鄙人所坐長龍船



亦萬分危急頭篷大篷均被風裂斷繩索颺去江中而後船勢稍定乃慶更生大水成災千餘里民居蕩析本已傷心慘目而又逢此酷暑受此大驚衰年之身體意緒兩非所堪幸聞劉壽卿在上蔡鄆城等處四獲勝仗張總愚一股大受懲創琴軒在太康扶溝等處亦獲三捷任賴已至洧川鄭州一帶防守沙河之議或可辦成差爲一慰來示欲令省三回家休息則斷不可現在苦無大枝勁旅惟靈省二軍較爲可恃若省三歸去則劉盛藻唐殿魁又分兩枝亦不能當一路矣省三自元年夏赴滬今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數月亦不爲甚勞甚久凡敎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

在欠淳蓄琴軒之所長在堅而慎其所短在欠宏達國藩責令  
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  
之於淳蓄也今若聽其告假回籍則沙河必辦不成在大局無  
轉機在省三無恆德矣目下淮勇各軍旣歸敵處統轄則閣下  
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敝處核奪  
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  
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  
歸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喪年氣  
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  
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命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

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  
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菴楊厚菴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  
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  
非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  
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淮勇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  
大挫未殉奇節不困阨則不能激無詆毀則不自憤願閣下憤  
之激之勞之教之俾諸統將磨折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藉以  
少靖揜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

### 覆李宮保

在臨淮新遭寒疾旋力疾起行泝淮入渦由亳州登陸抵周家

口外感全愈而元氣遽虧偶一用心汗出不止夜每盜汗自汗  
肌膚瘦減一半已附片請假一月沙河賈魯河之防似可辦成  
自朱仙鎮以北至黃河南岸七十里豫軍未能認真興辦銘鼎  
兩軍慨然代修三千餘丈二日竣工可敬可喜劉壽卿與豫兵  
朱慶和好彼此力戰以相結納目下諸軍在豫省三名望最隆  
壽卿琴軒次之海柯次之仲良楊張亦無違言海船物望較劣  
容當嚴做而訓迪之請閣下於盛開兩軍加意察訪此外各軍  
皆不至損公令名也來函本無猜心鄙人觀省三琴軒仲良振  
軒等之軒爽久知閣下待人之光明惟省三回籍則大局全壞  
不得不激辭力爭之軍事興衰全係乎一二人之志氣故鄙意

每望閣下暗爲激厲也

覆郭筠仙中丞

七月五日宿松途次接賜書並疏稿詩篇敬承一切其時鄙人  
酷暑小舟極有行役之苦旋於十五日臨淮遇風危險異常帶  
病來豫具疏請假一月頃始稍就痊可聞台從業還湘上而霞  
老亦得乞身長往果遂耦耕之志杜陵詩云五年起家列霜戟  
一日過海收風颿兩公自此幸出惡風駭浪之外矣此開軍事  
六月始奏爲防守沙河賈魯河之舉七月閒淮軍皖軍竭力興  
辦自朱仙鎮至正陽關八百里之防居然辦成朱仙鎮以上豫  
軍分汛七十里修築未堅防兵太少賊竟於八月十六日衝破

東竄現又徧擾山東窺伺東萊等府幸運河隄牆修築堅實或  
足以限賊騎賤體尙未全愈衰年困憊不能速赴徐濟因奏請  
少泉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又令舍沅弟偶駐南陽東西相應與  
中路之周家口作爲率然之勢雖爲鄙人衰病求助起見於大  
局亦有益無損楊君移疾左帥入隴誠所謂遺大投艱然人皆  
知甘事之難而中原流寇盡奪僧邸之良馬縱橫難制則中外  
視爲無足輕重不才實用隱憂